

利法代《詩的符號學》中的潛藏符譜與文本的相互指涉性

蔡秀枝

利法代在《詩的符號學》中，將詩的閱讀描述為讀者對詩的意義的追尋。利法代在符號學的研究方法上，對閱讀過程提出一結構的、詮釋學的分析方式。他援用詮釋學的概念，假定讀者的閱讀過程乃是一種循環式修正。這種閱讀方式會不斷經由讀者本身對正在閱讀的文本所產生的種種認知理解與不同的心象投射來加以修飾更改。經由這種詮釋學上不斷地循環修正的閱讀看法與詩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合併，進而引用符號學的二分法，就可以將此一詮釋學的循環閱讀劃分為兩個層面（或兩個階段）——「擬象界」（the mimetic）和「記號界」（the semiotic），然後將此兩種層面的閱讀理解比喻成符號學的兩軸——橫向及縱向二軸（the syntagmatic and the paradigmatic）^①。這兩個層面的關聯是建立在兩個閱讀層面上不同文本意義的轉換。因為在「擬象界」閱讀層面上，會存在利法代所謂「不協調的語意章法」（ungrammaticality），因而導致閱讀過程中，擬象界意義的轉換變形（transformation）。這個意義的轉換變形是利法代二階層閱讀中用以串連上下兩界的中介過程；經由這層意義的轉換變形，詩的閱讀可以由「擬象界」轉入「記號界」。利法代並且提出文本中必然存在某一「潛藏符譜」（hypogram）的概念，來解釋、補足上下兩界閱讀間轉換變形的過程。這種兩階層意義的轉換變形的中心想法就是環繞著潛藏符譜的概念而來。而潛藏符譜做為利法代《詩的符號學》中用以連貫「擬象界」和「記號界」的中介，其作用不僅是在於它能使文本中不協調的語意章法得以在轉換過程中改變其不協調性，並且其本身之存在即是一種表徵，證明文本終極閱讀之產生乃是依循一原有的建構，經由潛藏符譜的中介而得以重建。

在這個符號學的圖譜上，利法代描述的「擬象界」文本閱讀是充滿變化和具有多樣性的。這種多樣性變化是源出於擬象界閱讀的特色——

做為閱讀的文本是以語言文字來描摹現實及現象。但是這種多變性却使擬象界閱讀位居二階層閱讀的下層。因為利法代對詩的閱讀的結論是，「詩的特色就是在於它的統一性：一種形式與語意的統一性」（Riffaterre 2）。這種形式與語意的統一性是詩的意義，而這意義對利法代而言，是僅存在於「記號界」的。根據利法代的說法，「擬象界」的意義本身是不穩定的，因為擬象是莫基於以現實為目的導向的指涉性符號上。但是「記號界」的意義却是穩定的，因為文本的結構在此處被保留，並且文本中語意的一統也在這裡被重新導入。「擬象界」因為是「記號界」的子系統，所以在建構意義時比「記號界」更有可能擁有較多的「雜音」（noises）。而這些雜音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構築文本的符號本身所導致的，意義的置換、扭曲、或新意義的創造、生產有關。然而這些雜音未必要造成「擬象界」層面不可解決的意義混淆或語意問題，因為這些雜音是被假設著要經過文本間相互指涉、以及多重決定性的因素後，化混亂為一統，然後經轉化而在縱向軸上尋得它的正確意義與位置。

擬象界與記號界的閱讀層面將閱讀的過程擴大成一種資訊的階層化網路，而語言學上橫向及縱向二軸的劃分法則幫助利法代將空間及時間編織成一種詩的符號學結構。在這個符號學的二階層圖譜上，「記號界」是位於上層的終極架構，而位在下層的「擬象界」則有如「記號界」的子系統，並且它自身亦是許多子系統的上層組織。

在橫向軸「擬象界」閱讀的子系統中，包含許多協助建構文本的單位。文本的語意生產即有賴這些符號單位所產生之語意來形成。但是在這下層的文本生產中，「擬象界」的閱讀並無法將各個符號單位串連成完滿的語意生產組織。構成解讀文本的障礙的，就是描摹性符號的多變性——錯置、扭曲、變形、創新——所製造的不協調的語意章法。只有在文本的母型（matrix）與潛藏符譜均被發現的情況下，障礙才得以轉換消除，「擬象界」子系統才可能轉換進入「記號界」系統。在這個階層系統中，唯一負責連接、貫穿、組織、形塑此上下二階層系統的就是潛藏符譜。

做為第一階層的閱讀過程，啟發式閱讀（heuristic reading）強調

了橫向軸上的階層化建制。首先，相似的語意子 (seme) 結合成一串語意素，然後讀者經由閱讀過程嘗試將這些語意素重新建構為合法的語意文本，以發現暗藏其中、控制全文語意的文本模型 (model)。而讀者最後的工作則是要能重現 / 獲文本的原始結構 (given structure)。在這重現 / 獲的過程中——經由文本中與現實呼應的指涉性符號不斷地置換、扭曲、創新符義——「擬象界」閱讀的階層制因而建立。從語意子到語意素，從模型到母型，詩的閱讀架構已然呈現在讀者眼前；如果讀者能夠窺探出文本中那半隱半現、零散不完整的潛藏符譜，他就能輕易掌握這隱約浮現、呼之欲出的，詩的既存閱讀架構。但是如何才能找出這個潛藏符譜？利法代認為，在第一層的「擬象界」過程中，必然存在某種因「文本中意義的錯置、扭曲、或創新」(Riffaterre 2) 而造成的語意的模糊不定 (semantic indirection)，這語意的模糊不定就是尋找潛藏符譜的一個線索。因為它是模擬兩可、充滿矛盾、無意義的，所以與其他部份文本 (經由啟發式閱讀) 所產生的意義格格不入。此一受到文字遊戲 (word plays) 滲透而造成的語意的模糊不定，正是「威脅現實的文學呈現，或擬象界閱讀意義」(Riffaterre 2) 的一大元兇。利法代稱此種語意不定為「不協調的語意章法」，因為它是一種「語意章法的變演，而這種變演是與文本引導讀者所內外張延出之文理脈絡無法一致」(Riffaterre 2)。這種語意章法的衝突是擬象界閱讀時讀者面臨的障礙，也是「擬象界」不同於「記號界」的，特有的子系統雜音。因此這種不協調的語意章法正是導向顯露通往記號界閱讀的潛藏符譜的契機，也是得以將「擬象界」摻雜斑駁雜音的意義導入上層「記號界」中倒溯的閱讀方式 (retroactive reading) 的路徑。當然，在閱讀的過程中，只有文本的一小部份會因為受到文字遊戲的「威脅」而變成不協調的語意章法，而這些不協調的語意章法做為符指是沒有其單獨意義或獨立意含 (significance) 的。它們的價值是在於做為潛藏符譜的指標的功用。換言之，整個「擬象界」文本的閱讀中，符指的置換、曲解、創新的過程，甚至符指本身，都在利法代詩的符號學中被忽略了；這些符指所產生的不協調的語意章法引發的是一種對排除文本異質的重要性的肯定。這些自我分裂的符指的他性 (otherness) 之所以在閱讀過程中

引起注意（或困擾），是因為它們冒犯侵害了文本的語意章法；在一個和諧系統的考慮下，這種異質性必須被排除消滅，以維持文本的完整性。而此一消滅異質的過程即是利法代所謂的「轉化」（transformation）。語意的模糊不定在經過轉化後將與其他部份同質。經由結構化的二階層符號學的運用，不協調的語意章法的異質性將被壓抑、置換、轉化，以符合這個運作的指導原則——維持文本的統一與意義的確立。

利法代認為，文本中會出現不協調的語意章法看來似乎與他所強調的，文本在一原始架構下擁有統一完整的語意的論點並不符合、不協調，但是這是因為讀者的閱讀並未能提昇到更高階層，將「擬象界」閱讀轉化到「記號界」層面；而且奠基在這種語意的不一致上的不協調的語意章法其實正是引導讀者找尋二階層中介——潛藏符譜——的指標。不協調的語意章法之所以生成是因為在現實中無法找到其意義，但是一旦讀者將之置於「記號界」中，原本語意章法的不協調就會消失；因為「轉化」的過程完成後，不協調的語意章法就被同質化了。所以在高階的閱讀裡，擬象界的雜音將在轉換變化的過程中被排除②。

事實上，擬象軸上的文本產品（包含不協調的語意章法）均是依據母型而衍生，而利法代對母型的定義是：「母型」是「一個最小的意義句；它可以被縮簡為一個字，但是這個字並不會出現在文本中。」（Riffaterre 19）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潛藏符譜是母型的一個縮影；「記號界」的形式完整性本身即是一個原始結構，而母型即是這個結構的實現。既然母型與潛藏符譜只不過是同一結構的不同形式，所以由母型與潛藏符譜所形構出的「擬象界」與「記號界」也就確立是同一結構的產物。利法代的結論是：

「擬象界」的瓦解，亦或是其正面的含意：「記號界」的建立，是與文本同存的：它本身就是文本。（Riffaterre 19）

在這裡利法代首次談到混合「擬象界」與「記號界」的概念，將二者看成是同一個過程中先後發生的兩個程序，而這先後發生的兩個程序其實

是互為因果的兩面。在「擬象界」文本瓦解時，「記號界」的文本也於焉產生。高階文本之生成有賴低階文本的瓦解。被解構的文本實際上並非瓦解，而是在瓦解中指向重建，引導出新的、高階的文本生成。但是這個敘述正好與利法代區分二階層閱讀的說法相違背。因為早先利法代所提出的轉化過程早已預設了詩的閱讀中，階層制系統的存在；而且即使這兩個層次可以經由轉化作用而形成某種連結，這兩個二階層在閱讀系統中所擁有的時空也絕無法被等同待之。換言之，「擬象界」初級意義與「記號界」深刻意含所佔有的時間順序和所彰演的場域（前者為現實，後者則是詩的先驗的、超越的境界）間存在某些問題：兩者的階層的位置是不同的。所以利法代這項陳述不但將上下兩個階層的界限模糊化，而且也使轉化過程的功用產生矛盾、衝突。因為如果此二階層的界線是如此模糊並且亦同時存在於無階層距離的空間中，那麼這樣的結果將會導致做為二階層的聯繫工具的轉化作用失去效果。利法代符號詩學的「擬象界」與「記號界」二階層系統是經由潛藏符譜的功用結合為一，但是這個潛藏符譜似乎並未著重導向原始結構的建構，却反而逃逸到顛覆的道路上，與其原本被設定的功用產生矛盾衝突。

然而「潛藏符譜」的這種中介二階層文本閱讀的轉化功能却是將文本導入文本互涉的場域的重要因子，這種文本間的相互指涉性完成利法代詩學中排除「擬象界」異質性雜音的工作，並且在其中介的概念上近似克麗絲蒂娃所提出的意識型態素（ideologeme）。不過利法代的潛藏符譜所關照的，是文本性和文學作品間的文本相互指涉性，而克麗絲蒂娃的意識型態素則是用以串聯文本性和文化的物質性。克麗絲蒂娃將文本的物質性和文化文本的物質性相關聯，而利法代則是將文本的相互指涉性限制於兩個文本間的相互影響。克麗絲蒂娃的意識型態素是文本與文化文本的中介，這個中介可被定義為「內於社會和歷史（文本）」（Kristeva 37）

意識型態素具有文本相互指涉性的功用，它在每個文本的不同結構層面上被「物質化」，並且延伸至其所逃逸的空間，賦與此場域其歷史的和社會的功能。（Kristeva 1987：36）

在某種意義上，利法代的潛藏符譜和克麗絲蒂娃的意識型態素具有同樣的功能。它們均將某個文學文本與另外的文本相關聯，雖然對潛藏符譜而言，所謂互現的文本（intertext）指的是另外一個文學文本，但是對意識型態素而言，文學文本的互現文本是社會——文化的場域脈絡（context）（克麗絲蒂娃的互現文本指的是一個一般性的，歷史與社會所建構的文本〔文化〕）^③。

對利法代而言，潛藏符譜是文本與另一互現文本的中介，當讀者為從「擬象界」進階到「記號界」而不斷追尋探索不協調語意章法的起源時，它的轉化功用也於其間大功告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轉化的過程早已被文本的原始結構所界定／限制。母型與其中中心——潛藏符譜，一如利法代所述，是文本原始架構的變化形。這個原始架構在有形／無形間掌握了一切：它界定／限制母型與潛藏符譜，而母型與潛藏符譜則又主控了不協調語意章法在轉化中與文本其他部份同質化的過程。

利法代這種原始結構說的前提是，先存在一原初、權威的本源，此源頭再孕育出一既定之結構、其母型、和潛藏符譜。而這母型和潛藏符譜則擁有控制其他「非」先驗結構的崇高力量。所以文本中只能存在一個母型和潛藏符譜：母型是「記號界」文本的統合性結構；潛藏符譜則是所有想要飄盪流竄的不協調語意章法的目的地。

這個可能出現或不出現在文本中的潛藏符譜正是上下二階層的一條通路。利法代以為，一旦文本中的不一致被消解，文本將「不再是一連串「擬象界」記號，而是一個單一記號，一個由後往前回顧其源出的一個和諧整體」（Riffaterre 12）。但是利法代所說的這個深刻意含（significance）只會顯現在高階層解讀中，在文本內則是化身為潛藏符譜，同時顯露／隱沒於文本中：

這層深刻的意含形狀有如甜甜圈餅（doughnut），它的中心可以是潛藏符譜所要形塑的母型，或者，這個潛藏符譜本身就是母型。（Riffaterre 13）

建構文本意含的，是這個空洞的中心，這個潛藏符譜所代表的母型。一如圈餅之所以為圈餅是在於這個空洞的中心；意含之所以為意含乃因其擁有一宛若空洞的潛藏符譜。潛藏符譜在一個空的場域內產生並屬於這個意含；因為它曖昧性的存在，這屬於「記號界」的意含因之得以孕育發展。但是做為一空的場域，潛藏符譜的不存在却也同樣可以被排除在「記號界」意含的物質性之外；或者，亦可以被排除在「擬象界」意義的物質性之外。因此，潛藏符譜所引發的結果是相互矛盾衝突的。它存在 / 不存在的特性就是自我衝突的起源；然而也是因為這種曖昧的力量，產生 / 顛覆了利法代的上下二階層結構。因為它的曖昧「空性」，它可以進 / 出上層「記號界」意含，也可以存在 / 不存在於低階的「擬象界」。潛藏符譜「空」的本質使二階層間的轉化過程同時變得曖昧又理所當然，也將「擬象界」和「記號界」結合成一個不可分割的團塊。這兩個階層的區別、界線在潛藏符譜消失 / 顯現、沒入 / 浮現、輾轉出入於此二階層時，已經被模糊化了。潛藏符譜的「空性」使它保有雙重身份，同時顯 / 沒、進 / 出、流動於利法代的二階層結構之間。

因為潛藏符譜呈現虛空但又具有生產力的特性，並且也無法被確切固定為一，所以讀者很難在文本閱讀或在文本性中直接體驗到它。同理，能夠指示、追蹤、形成潛藏符譜的成份，例如：文本中不協調的語意章法，也必然與潛藏符譜擁有同樣地雙重的物質性。但是利法代却認為，除非讀者能將這些在「擬象界」被理解為不協調的語意章法投射到「記號界」使成諧調語意，否則文本的不一致就無法解決。即使這種成功的可能性已被潛藏符譜曖昧的本質給模糊化了，利法代詩的符號學對潛藏符譜在文本閱讀中的主導及控制權仍然深信不疑：讀者仍被告知，只要追隨潛藏符譜，他們將不會迷失，而且由「擬象界」到「記號界」間轉化過程的終極目標也會圓滿達成；因為當異質性被排除，所有的不協調語意章法被消解，文本的完整性將於焉顯露。所有閱讀上的迂迴路徑都是策略性的：其目的旨在導向轉化過程。而多元決定和文本互涉則是關鍵性轉化過程中，用以解決「擬象界」語意不定的兩大法門。

依此看來，迂迴不明的閱讀只會發生在擬象的橫向軸上，而在縱向軸上的語意的一統即是文本生產的最終目標，也是記號界閱讀的「正

確」版本。然而利法代却又否定這種倒溯式的閱讀成果是文本閱讀的最終版本^④。這樣的敘述又再一次與他的詩學互相矛盾。如果語意一統的結果並非是最後目的，那麼讀者在此之後，該何去何從？是否該有下一段的追尋？而它探索的起點又該是什麼？再者，如果這種一統之局並非最終之目的，那麼讀者為何在「擬象界」的閱讀時就必須扼止私自隨意揣測的文意，以衷心追尋利法代所說的，一個既存的、吾人正在閱讀的文本的「互涉文本」，以消解文本中的異質性達到記號界閱讀的語意和諧？歸結而言，利法代之所以有所謂「並非最終的版本」一類的說法，並不是奠基在一種相信每一次閱讀的過程中，整個文本系統會因為潛藏符譜本身的曖昧性而包含、產生許多雜音，所以閱讀過程中某種程度的異質性是被允許的、接受的；相反地，利法代深信詮釋學上作者的意圖（intention）說，因此認為在作者真正的意含被尋獲前，讀者無法宣稱他的閱讀是最終（也是最原初的，唯一的）版本。也正是因為利法代堅信潛藏符譜和既定結構始終存在文本中，並且以為作者仍扮演限制、決定文本的相互指涉性的角色，所以他無法擁抱潛藏符譜此一虛空場域所可能顯示的其它可能意含。選擇宣稱倒溯式閱讀並非詩的閱讀的最終階段似乎使利法代較易於描述潛藏符譜的功用（但是潛藏符譜似乎總是誤入歧途，與他所提出的詩學規則相互抵觸，產生相反的結果），並且使他的詩的符號學的描述更加有彈性^⑤；然而詩的閱讀中潛藏符譜的形塑却變成對整個詩的符號學架構的顛覆。

將潛藏符譜界定為一自由的空間提供讀者一種樂觀的看法，以為他可以有空間發展較多樣性的閱讀。因為正如潛藏符譜的確實意義可能無法在文本中被尋獲，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時間的變動，文學傳統和成規的變革，以及社會——文化的不同，可能會改變、影響讀者閱讀過程中所尋獲的文本意含。利法代對此一看法的回答是：

由於時間的流逝和變遷，以致於互涉文本的某些部份因而被記憶所遺忘，若此，則讀者是有可能遺漏、錯失文本中的潛藏符譜的。（Riffaterre 145）

這樣的回答似乎顯示利法代也已考慮到文本在縱軸閱讀可能引導出的，其他的可能性意含。因之，時間的差距；傳統，成規，社會——文化背景，以及讀者的語言能力（*competence*），全都可以成為閱讀過程中的變數。然而這段話並不是利法代的讀者可以由文本（作者的文本）的限制中得到解脫的保證：

隱含的文本相互指涉性是極易被時間和文化的變遷所侵蝕，或者因為讀者對整個精英群體所塑造出的，詩的特殊世代不熟悉而失落。但是即使互涉文本被忘卻，文本對讀者的牽繫仍然不會因此稍減。（Riffaterre 136）

利法代的建議是，在「記號界」意含被發現前，讀者並不能宣稱其對閱讀的努力已告終結，或認為其版本是「正確的」；因為在「正確的」互涉文本被發現之前，不協調語意章法將繼續成為閱讀的障礙：

所謂此種比較方式〔由文本指向其意圖參考的另一互涉文本的比較〕是讀者的責任的說法並不意味著讀者可以因之憑藉個人特性任意發揮：無法避開的不協調語意章法系統形成閱讀過程的限制。讀者唯一可確定的是，只要文本中的不協調語意章法沒有被除去，他的閱讀就是錯的，他的工作也尚未完成。

（Riffaterre 150）

讀者對文本瞭解的自由度被此功用所限制：維持「記號界」內語意一致的同質性的重要又再一次被強調。為此，讀者閱讀的方向甚至必須被放置到另一個文意脈絡中：一個能讓文本顯示出其與另一「幽靈」文本間之文本相互指涉性（*inter-textuality*）的場域（*context*）中。

在利法代的符號學中，所謂文本的相互指涉性是指「兩個」文本間的關係而言——「即使是「二重」記號（*dual sign*），不論其是如何的模稜兩可，都不會指向無數個文本（*n texts*），而是指向「兩個」文本」（Riffaterre 165）。利法代的「二重」記號，做為符號生產過程

的節點，其功用乃是成為這個特定的、作者意圖的互涉文本（「幽靈」文本）的指標。而利法代之所以執意強調此幽靈文本為唯一存在之文本，乃是因為他認為「記號界」閱讀的結構是既定不變的。所以讀者也因之被束縛：

這些「其他文本」（“other texts”）的基本結構、文法、辭彙安排、元素順序，對讀者而言都是相當明顯的。它們是讀者語言能力的一部份；所以讀者是在嚴格的指導控制下填滿縫隙，解答謎語。（Riffaterre 165）

利法代的超級讀者被假設要找出某一確切的「互涉文本」，並且追蹤此一「文本的相互指涉性」所提供的種種線索，以便將瑣碎不全的潛藏符譜重建，以此尋回文本的原始結構。

利法代的符號學是結構主義的產物，故預設文本內存在一原始結構，並且在兩種閱讀間建立層級關係。但是他有關潛藏符譜的概念却比較接近後結構主義的想法。也因此潛藏符譜一變而成利法代符號學中，轉化、內爆、顛覆的元素。而潛藏符譜的內爆特性則是與文本（相互指涉）性有關。

當我們重新檢視利法代詩的符號學二階層系統時，結構主義的利法代首先必須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橫向軸上的符號生產和文本生產會有語意的迂迴分歧、錯置、創新，那麼為何縱向軸上的意含生產就能免除分歧而維持形式及語意的完整？利法代的回答是：「擬象界」層面的語意迂迴分歧是導因於語言的指涉性（referentiality）；因為語言符號無法呈現現實，所以必須不斷地運用符號的取代、變更來逼近它，因而「擬象界」內符號的取代和語意的扭曲、不合語意章法是必需的。所以，在橫向軸層面上，多種迂迴分歧是「擬象界」閱讀所必然引發導致的一種多樣性和變化性，也因此「擬象界」的語意傳答才能更趨近現實。但是「記號界」却不是建立在現實層面上，所以文本的原始結構、其形式及語意的完整性，都是不受這些語意分歧的侵襲的。

但是利法代却忽略兩件事情：第一，不論是「擬象界」或「記號

界」，或者是啟發的或倒溯的閱讀，整個文本結構都是以潛藏符譜為中心——這個沒有定形、定性，既空却又可以衍生其他的曖昧空間。做為一個零碎的符號（潛藏於不協調的語意章法中），它指涉自身（記號的結構）和非自身（它不僅如不協調的語意章法般逃逸，且有能否否定自身的存在）；它指向他者（迂迴、逃逸、創新的路線）和非他者（因為它顯示的不是他者，是一己；它始終回歸自己）。潛藏符譜一如模糊的、不可分析的迷團，不能被語言完全表達^⑥。首先，這團迷霧因為其內容無法透過形式（語言）來顯式而不能被表達，再者，一如讀者可用不同的語言形式來界定同一內容，同理，不同讀者也可以把一固定的表達形式套入不同的內容上。所以同一個記號（潛藏符譜）是否對不同讀者能產生共同的約束力與啟發力；亦或，不協調的語意章法是否會對不同的讀者產生相同的作用，促使他們發現那半隱半現的潛藏符譜；甚或，不同的讀者是否均能如利法代所言，或多或少體會到潛藏符譜那不可避免的力量之控制？而潛藏符譜則一如模糊的星雲，擁有生產、迂迴、補充、更新的力量；它亦是文本的零星片段，在探尋、引導原始結構時，建構／顛覆過往的蹤跡。當它同時內在／外在於「擬象界」和「記號界」這兩個階層時，它亦是此二者的補充，突破、穿梭在兩者的界線間，使兩者跨越／融合為一。再者，因為它是片面的（此外，它也同時可見／不可見於文本中），所以因之導出的結構也不是完整的，所發現的蹤跡也總是已經被擦拭的，重建一完整原樣的想法也因此變成一種神話。利法代所欲回歸的，早已失落；做為結構探尋嚮導的潛藏符譜也是導向這個結構的替代、補充和破裂的指標。利法代符號學意念的中心——星雲狀的潛藏符譜——於是成為補遺運動的場所：

設想沒有中心是必需的，中心無法以物的狀態形式呈現，中心沒有自然的場所，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所在，而是一種功能，是一個非場所，於其中，不斷上演著無盡的符號替換。（Derrida 1978：280）

利法代忽略的第二點是：他在「擬象界」和「記號界」所用以表達

的工具均是語言，而語言做為符號是無法指涉、呈現現實的；語言是在無盡替換取代的過程中指向自身。在縱向軸上的符號，即使它們是所謂の後設語言（在利法代的記號學中，縱向軸代表詩學傳統，因此，此後設語言是一種詩的語言），也無法避開語言符號造成的文義衍生的命運。這種語言既然援用我們日常所使用的語言來呈現表達，自當無法與一般語言有所區別^⑦。「擬象界」中的符號（一般語言）產生歧義，互相替代，「記號界」中的符號（詩的語言）亦然。既然「擬象界」和「記號界」的語言符號總是不斷分裂、枚舉、替換、創新，則「記號界」的意含也必須承認並納入符號置換和補充的戲目。因此意含的一致性也被否定了：這個完整性（潛藏符譜所指涉、生產）在自我建構中自我瓦解了。而這種現象也導致文本相互指涉性的身份的確證問題。

利法代所要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其實是與「幽靈」文本有關。利法代宣稱不協調的語意章法必然指涉到一個特殊的文本做為互涉文本。如果符指的語意在「擬象界」層面產生延異，而潛藏符譜也會不斷地運用一個符指取代另一個符指來逼近自身並同時遠離自身，則我們將無法決定潛藏符譜是否是一個穩定的符指。利法代所建立的二層閱讀系統以及他所採用的，符指——義指的二元記號關係也因之面臨播散（dissemination）的強力威脅。

對利法代而言，不論「擬象界」符指經歷多少語意歧徑，只唯一存在一個「記號界」意含。因此他確定一旦不協調語意章法能夠被提昇到更高一層的「記號界」時，文本的完整性即告完成（暫時地，因為可能會有其他啟發的機會），而且在文本內潛伏的記號界結構（既是原初賦予的，也是閱讀過程的最終階段）將是讀者鏗而不捨地追蹤不協調的語意章法所得到的報酬。

為了將「擬象界」意義轉入「記號界」意含，利法代於是引入「居間調停記號」（interpretant）的概念。「居間調停記號」是文本中出現的「二重記號」，代表「兩種表意系統的等值：……同時與兩種符號或文本——意義的傳達者與意含的攜帶者——相關」（Riffatere 81）。所以詩的符號學中，「擬象界」子系統被層級化如下：首先，「居間調停記號」是一種二重記號，用以揭露不協調語意章法（符指）隱含的和諧

語意章法（符義）；然後，第一階段的符指——符義關係再成爲第二階段「記號界」層面的符指，指涉到原始結構的意含，做爲它最終的符義。因爲是二重記號，所以「居間調停記號」的功用被限制在兩個符號或文本的互涉中。然而符號未必是「二重的」，閱讀符號也未必是一種對產品——一個早已被賦與的確切結構——的追求。利法代的「居間調停記號」的概念因此成爲一個來源與影響的問題，而且其中作者的意圖得到較高的評價。所以讀者在閱讀 Jules Laforgue 的“Sieste Eternelle”時，對其詩中語意章法的不協調處雖然可以假讀者之名進行文本意義的拆解、臆想，幻視詩中的「髮絲」究竟是手絹中的髮絲，亦或是幻覺中的香味所勾引出的，對髮絲的綺想。但是利法代却確切地指出，此一潛藏符譜的來源乃是 Baudelaire 的詩作“La Chevelure”，此髮絲所指涉的是 Baudelaire 所描繪的，記憶中女性如絹的髮絲。於是利法代明白地告訴讀者，藉由文本的相互指涉，Laforgue 詩中的不協調語意章法因之得以找到其原初意象的完整版本。然而符指在閱讀過程中的衍異並不必然要停止在第二層的「記號界」，而它的蹤跡也未必一定要被引導到利法代的幽靈作者的意圖上來做爲追蹤的終點。符號指涉的過程是一種生產；它對每一個被拭去的符指進行補遺，但是這個補遺工作的成果却僅只是生產一種被拭去物的剩餘，它是匱乏的結果，它延緩了結構與中心的顯現。因此，每一個意含只不過是一種剩餘，是另一個延異過程中將要被擦拭的蹤跡。互涉文本也不再是利法代的固定「幽靈文本」，而是戲目中可能出現的，被生產出的、或是被擦拭的一個可能文本。於是整個文本的閱讀變成「居間調停記號」所形成的一種組織：

互涉文本是無名定則的通域，其本源幾已無從定位；它是去掉了引號的，來自潛意識的，或自動出現的引文。（Barthes 39）

符指不斷播散，互涉文本的數目也無盡增多。利法代的幽靈文本只是衆多互涉文本之一，它被挑選出來代表典範以壓制其他聲音。再者，利法代的互涉文本概念不僅將文本無盡的相互指涉性壓制成一個單純的影響

的問題，更限制「居間調停記號」為一種二重記號，使之被迫停止於「記號界」層面，雖然根據普爾斯（C. S. Peirce）的定義，「居間調停記號」應該是在對象（符指）和意義（符義）的無限辯證過程中，不斷居間的媒介。

「居間調停記號」將符指與符義連結，使文本的相互指涉性成為可能；只要有符指存在，「居間調停記號」總是將它指涉到一個暫時的符義。但是利法代為了保持文本性的完整同質，將這種辯證過程縮簡成兩個步驟，以據此抬高唯一的幽靈文本，並打壓其他可能出現的互涉文本。然而符指的補遺性（*supplementarity*）顛覆了這種本源說的想法。文本與其互涉文本不再是單純的「二重」關係，文本本身就是互涉文本：

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涉文本；其他的文本，在不同層次上，以或多或少可辨識的方式，在其中顯現：那早先已環繞存在的文化文本。（Barthes 39）

這種（互涉）文本性將整個橫向與縱向軸轉化成（互涉）文本的脈絡、場域（*context*）。文本的符指在兩軸間任意播散，在「擬象界」和「記號界」間流動竄逃。原本區隔的「擬象界」和「記號界」閱讀不再是獨立事件，分屬不同的子系統，而是閱讀的衆多面向中的兩個可能性。兩界間的區隔，一如潛藏符譜般的顯現／隱匿；跨越了界線的符號指涉過程，促使「擬象界」和「記號界」互為無盡之符指／符義。文本的互涉場域即是一連串文本相互指涉性所內、外張延出的時空。

利法代認為，讀者必須經歷兩種閱讀——啟發式與倒溯式閱讀，才能掌握文本內涵。將閱讀畫分為兩個層次在解釋讀者由「擬象界」進入「記號界」的層面上的確有所助益。然而此種區隔畫分却掉入一個陷阱：將一個不可分割的閱讀過程，強割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彷彿必須先獲得啟發式的閱讀才能發展進行倒溯式閱讀——如其名稱所標示的，是一種反思，或者，總是要做為最終步驟，用以補足前一階段「擬象界」閱讀之不足。

然而當符指在（互涉）文本性的空間中播散時，記號界的閱讀不必如利法代所言，應在擬象界閱讀之後達成，因為不協調的語意章法的迂迴分歧（列舉、置換、曲解、補遺）即是潛藏符譜運用其曖昧的雙重性在兩個階層間所形成的中介、融合、或分裂作用。正如利法代所指出，半隱半現的潛藏符譜憑藉「居間調停記號」來建立文本性——結合擬象界和記號界閱讀的符號指涉過程，但是符指不斷播散、組合的結果却突破了利法代文本性的二階層限制。因為符指的播散不僅發生在「擬象界」層面，用以標示語言對現實的指涉性的一種置換遊戲，並且其延異作用更顯示出其在擬象界閱讀層面的內爆能力，因而導致整個閱讀過程的語意建構和解構。也因此「居間調停記號」做為符指和符義間辯證中介的功用才得以產生一種無止盡的演變過程。

利法代將文本的脈絡限制在一個有限的界域，但是這個脈絡却在作者、讀者、文本、「擬象界」、「記號界」的互動之下，變為（互涉）文本性的表演場所。符指播散的列舉、挪用作用使作者的聲音消失在衆多無作者的聲音裡；所有的呈現變成符指變演過程的蹤跡；「擬象界」與「記號界」因為符指的流動、逃逸、佔據整個空間，因之分裂、糾纏、外延、擴張。讀者變成（互涉）文本性在符指播散時，所反省、分裂、扭曲、挪用的對象。文本的脈絡（context）成為潛藏符譜經由符指的演繹所推延的空間，是（互涉）文本所能張延的場域（context）。

文本是一個空間，一個符指隨意延異增生意義的多面空間。一個符指只是符指系列中的一環，某個文本面向外張時消散的節點。它同時關聯（互涉）文本的橫向系統以及（互涉）文本的縱向系統。任何一個符指均可在兩軸上尋找其（互涉）文本的對應關係。（互涉）文本的場域於二軸間交織。互涉文本性即是文本性；（互涉）文本的領域衝破、模糊了利法代單純的文本及其唯一的互涉文本的脈絡與界線。

閱讀的軌跡同時是橫向和縱向的，每個符指均在不同的面向上播散。利法代的階層制符號學系統因之崩解。因為文本的中心一統和同質性只能容許閱讀的經典範本做為最終的、正確的版本，而這却與（互涉）文本性互相衝突。把閱讀拆解成二階層的作法甚至在啟發式的閱讀裡都面臨困難。因為閱讀系統中訊息的傳遞不再是由低階往高階傳

送。(互涉)文本性同時是擬象的和記號的。閱讀過程、利法代的讀者、甚至文化文本都是這個(互涉)文本的產品；它們均無法獨立於文本之外；它們是文本在(互涉)文本性舞台演出的一部份。

(互涉)文本性的祕密隱藏在潛藏符譜裡：它不是利法代想賦與一定形式的不協調語意章法，它無法如利法代所言，可經由「居間調停記號」來趨導出「擬象界」種種誤讀中「正確」的意含。它是無法清楚辨識的星雲，不能分析的迷團，組成(互涉)文本性的中介質(in-between)。它既補充又拒絕一個完整的一體；它將異質滲入整體，以其延異的力量迫使文本開放。潛藏符譜的中介本質顛覆了同質結構的建制，成為利法代中心化的記號結構的致命爆破點。

文本的潛藏符譜是一面鏡子——模擬的鏡子，但絕非它所欲模仿的真實；它只能反射；但是它反射的，也僅是自身罷了。它是一面無鍍銀的鏡子，讓形象與人物漏過，「替他們加上轉化與更換的指標」(Derrida 1972: 314)。這個不可覺察的潛藏符譜即是這面無鍍銀的鏡子，德希達的四邊形的第四邊——文本一如四邊形，而潛藏符譜，這面牆，一道不/可見的牆，一道分隔或邀約的門，既拒絕又歡迎的、既欲求也滿足的膜，它向內與外張開，一個同時橫斷且中介的通道。

(互涉)文本性是這個四邊形的鏡子的產物：它是蹤跡，是遺跡，也是一早已存在之物的反射與重複；然而，它絕對無法將此物呈現出來；它只是匱乏(本源的匱乏)的痕跡。此種重複/反射已不再是符義的表徵，而是無主的聲音：

呈現絕對非呈現，呈現的可能性——或效力——只是它的限制，它內在的包疊，它的不可能性——或它的無能為力。

(Derrida 1972: 303)

潛藏符譜，四邊形的第四邊，無汞的鏡面，他者、異質的通道，經由這面簾幕，潛藏符譜帶入增援/侵犯的力量，它轉化、挪用、顛覆。來源已失，作者之音成為無主之音，符指的中心內爆了，結構被解放、去中心。潛藏符譜，這個中介的幕，文本的出/入口，重複、反射、播散、

挪用它所列舉、增生的一切，成為（互涉）文本的種子。

註釋

- ① 「「擬象界」的文本是橫向的 (syntagmatic)，「記號界」的文本是縱向的 (paradigmatic)」(Michael Riffaterre, *Semiotics of Poetry* 89)。
- ② 利法代的詩的符號學是一個結構化的階層體系。它的基礎階層是在橫向軸上。經由共時性語意素的結合而形成的「擬象界」文本，是由兩個基本的（符號學的）子系統所構成——記號生產與文本生產。橫向軸上獲得的「擬象界」文本的意義本身又將成為縱向軸上「記號界」文本意含的子系統的基礎。
- ③ 克麗絲蒂娃認為，文本的研究是社會（文本）和歷史（文本）內，文本相互指涉性的研究。「文本的意識型態素是一清晰的理性行為所要凝聚的焦點，此一行為不但掌握言語在轉化（文本所無法再改變的型態），進入（文本的）統一的過程，並同時掌握此一完整體嵌入歷史和社會文本的情形。」Julia Kristeva, "The Bounded Text," *Desire in Langua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37.
- ④ 「但是當結構的均衡在一瞬間突然大現光明、得以顯露出來時，讀者會再度回歸到正確適當的閱讀上。然而這種顯露總是不穩定的，必須隨時重新開始，因為每次重新閱讀，甚至當本能上重新地檢查某一困難的段落，都會迫使讀者再一次經歷那受「擬象界」閱讀所牽制的解碼行為。經由這樣的經驗或嘗試，讀者才得以再度重現，體驗那被扭曲的段落」（Riffaterre 166）。
- ⑤ 每一次因為新的啟發機會而得以重新開始的閱讀都「使得一首詩充滿無盡的樂趣與重讀的可能讀性」（Riffaterre 166）。
- ⑥ 索緒爾認為，「吾人的思想——不同於其文字的表達——是一種無形的、不明確的團塊... 如果沒有語言文字，思想只是一團模糊的、未知的星雲。並沒有所謂的預先存在的想法，而且在語言文字出現之前，沒有一樣東西是明確的。」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by Wade Baskin, 111-2.
- ⑦ 「語言就是語言，只有一種語言：人們使用的具體的語言——譬如英文或法文。首先必須言明的是沒由所謂後設語言。」Jacques Lacan,

"Of Structure as an Inmixing of an Otherness Prerequisite to Any Subject Whatever," in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188.

參考書目

- Barthes, Roland. "Theory of the Text."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Ed. Robert Young.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1. 31-47.
- *Elements of Semiology*. N.Y.: Hill and Wang, 1964.
-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N.Y.: Hill and Wang, 1973.
- Culler, Jonathan. *The Pursuit of Sig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 Derrida, Jacqu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8.
-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82.
- *Dissemina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1.
-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73.
- de Man, Paul.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9.
- de Saussure, Ferdinand.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1959.
- Hjelmslev, Louis.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 Francis J. Whitfield.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69.
- Houser, Nathan, and Christian Kloesel, eds.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1.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2.
- Kristeva, Juli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 Riffaterre, Michael. *Semiotics of Poetry*.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4.
- 于治中。〈正文、性別、意識型態——克麗絲特娃的解析符號學〉。《文學的後設思考》。呂正惠主編。台北：正中，1981。206-225。
- 古添洪。《記號詩學》。台北：東大，1984。
- 廖炳惠。《解構批評論集》。台北：東大，1985。
- 張漢良。《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台北：東大，1986。